

西部阳光行动  
Western Sunshine Action

- ◎ 香港乐施会资助项目
- ◎ 中国第一部民间志愿者日记



Western Homeland

# 西部家园

◎ 主编 钱理群 - 鲁洁 - 杨东平

 敦煌文艺出版社

敦煌 ( 910 ) 昌黎 敬告 群

地址： 敦煌市 敦煌路 敦煌文艺出版社  
736202 电话： 0937-827178

一、 敦煌文艺出版社 地址： 敦煌市 敦煌路  
736202 电话： 0937-827178

甘肃文艺出版社 ( 2005 ) 甘肃文艺出版社

# Western Homeland 西部的**家**园

◎ 主编 钱理群 - 鲁洁 - 杨东平

 敦煌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西部的家园 / 钱理群, 鲁洁, 杨东平主编. —兰州:  
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05. 11  
ISBN 7-80587-778-5

I. 西... II. ①钱...②鲁...③杨... III. 故事—  
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5）第137474号

---

## 书 名 西部的家园

---

作 者 钱理群 鲁洁 杨东平 主编

责任编辑 王红梅

策 划 尚立富 罗玉兰 王翔 来超 谢李韬

封面设计 印象·迪塞

图片提供 西部阳光行动志愿者

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（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E-mail:whm1010@sina.com）

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毫米 1/16

印 张 13.5 插 页

字 数 200 千

版 次 2005年12月第1版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3 000

书 号 ISBN7-80587-778-5

定 价 26.00 元

---

（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）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

## 我们走在一条创

我们走在一条曾经辉煌的道路上，千年的金戈车马、夕阳古栈在历

## 造希望的道路上

史的车轮闪回间时隐时现。沧桑的敦煌飞天与悠远的驼铃声在岁月

## 因为志愿者们

的流逝中回响缠绵，我们走在一条充满感动的道路上，

## 心里有愿望脸

在那一片戈壁荒漠中，纵然被干旱摧残折磨，却依然

## 上有笑容

不屈地展现出希望的绿色，这一抹绿

## 因为这条路将

色宣告了生命的活力，在那一排排土坯旧瓦里，纵然被

## 会有更多的人

贫瘠抽打压制，却依然传出渴望知识的诵读声。这声音

## 努力前行。

的力量不觉令人震撼。

## 编委会名单

主 编:钱理群 鲁 洁 杨东平

副主编:尚立富

编委会:来 超 谢李韬 施健子 焦 霖

鲁晓燕 王 翔 杨程智



◎ 责任编辑 王红梅

◎ 书籍装帧

印象迪塞  
1390575075

试读结束: 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:

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

## 这里有新世纪初中国教育的真的声音

钱理群

当这些北京的大学生经过长途跋涉,来到西部山区,以好奇的眼光,打量着周围的一切时,恐怕没有意识到,这将是他们人生旅途中的重要时刻,对于当下中国社会变革,也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,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:他们正在参与历史的创造。

谈到中国社会,鲁迅有一个可以说是经典的描述:“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:自油松片以至电灯,自独轮车以至飞机,自镖枪以至机关炮,自不许‘妄谈法理’以至护法,自‘食肉寝皮’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,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,都摩肩挨背的存在。”(《随感录·五十四》)——这也是当下中国的现实:“前现代”、“现代”与“后现代”同时并存。

于是就有了完全不同的群体:大城市里的名牌大学的大学生,他们既享受着现代与后现代的全部物质、精神成果,又承受着其所必然带来的种种困惑;西部农村的教师与学生、家长,他们还在前现代社会的物质与精神贫困中挣扎,处于西北师范大学一位教授所说的“无助、无望、无奈、无为”的状态。

这是中国社会的两极,本是隔绝的。但现在他们走到了一起。时间是在新世纪初。这当然不是偶然。这是中国社会变革、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到今天的需要:乡村建设与改造,乡村教育,成了改革的瓶颈问题,成为人们瞩目的中心。这也是当代中国大学生、中国年轻一代精神历程走到今天的需要:走出校园,到广大的农村,到社会的底层,去认识脚下的土地,接触更真实的人生,寻找生命存在之根。

“西部阳光行动”的朋友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历史的机遇,及时地组织北京十几所的大学生到甘肃、宁夏、四川、贵州等地的六个点,进行“支教支农”的实验。本书即是参与者写下的实验记录,既有对西部农村教师与学生的生存处境的真切描述,对西部农村教育现状的真实揭示,更有自我精神历程的真诚袒露。正是有了这样的真切、真实与真诚,在我看来,它就具有了一种历史文本的价值:这里有新世纪初关于中国教育的真的声音。

于是我们面对了严峻的现实：西部教育投入严重不足，辍学率逐渐上升，教育质量大幅度滑坡，与其他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；农村教育的主体——教师仍是被忽视的群体，特别是他们中的代课教师、大龄教师、女教师，“一人一校”、从事复式教育的教师，正处于生存的危机，教育资源的缺失，权力与义务的失衡等困境之中，处于孤独无助的状态，导致了农村教师的大量流失；农村教育陷入“城市取向”的误区，完全脱离中国农村的实际，成了与农村社会无关的教育；农村社会的变迁更带了许多新的教育问题：“留守儿童”的教育问题，少数民族教育问题，女童教育问题，农村家庭教育的问题，“失落的农村初中生”的问题……等等。

于是我们听见了坚守在西部农村教育第一线的老师的呼声：“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西部的老师与孩子们，也多么希望有设备完善、宽敞明亮的现代化的教室，使山村教师不再有跋山涉水去上课的艰辛，不再为生活所煎熬，不再有在危房上课时的心情，不再出现困难学生上不起学的情况。我真希望山村教师也能在电脑前享受网络信息沟通带来的欢乐，不再忍受不仅是贫乏的物质生活，还有无助的孤独和寂寞。当然我也希望能成为一名公办教师，每月有四五百元的收入……。”

我们还听见了农村孩子的呼喊：“我嫉妒……不，我羡慕城里的孩子”，“我喜欢学习”，“我要读书”，“我要上大学！”……

我们更听见了这些城市里的大学生的的心声：他们来到农村，“从启程前的憧憬，一路上的兴奋，踏入这片土地的激动，到支教中的困惑、无奈，与乡邻对话的疏离，再到熟悉后的亲密与离别的眼泪，这一路的很多收获，很多辛酸，很多感动，很多思考……”

一位大学生这样写道：“对于在城市长大的我，心中的西部是一种田园诗般的印象：连绵的青山，无垠的戈壁，淳朴的乡亲，还有那鸡犬相闻的恬静的生活，那里的一切都深深地吸引了我”，但真的踏上了这块土地，“用双脚去丈量现实”，看到了“恶劣的自然环境，以及在此条件下挣扎努力的农民”，面对“因为辍学而哭泣的孩子”，“那一张张温暖稚嫩的笑脸，渴求知识的眼神”，就觉得一切都变了，一切都需要重新思考……

而且有了这样的自我体认：“我们在没有来这里之前，可能满腔热情，踌躇满志，一心想为村民干些什么。而真正到了这里之后，我才发现我们的力量原来是如此的微不足道，我们



对这一切是那样的无能为力”，“我们究竟是来干什么的？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？”——在丢弃了不切实际的自我期待以后，反而有了一种生命的实在感：“踏在这片西部热土上，起初的激情，年轻的冲动，都化作愈加沉重的脚步和更为踏实的工作”，“我们知道自己能力有限，唯有尽心尽力地工作，才能或多或少弥补自己内心的沉重”，“在生活中还没有这样的时刻，让我觉得自己如此重要，又如此渺小”。

“也许我们改变不了什么，但这里的一切的确改变了我们”，当年轻的大学生对脚下这块土地，土地上的人民开始有了认识，有了感情以后，就不再安心于原来的生活方式，开始有了新的自我反省。一位同学在自己的日记里，这样写道：“我并不是不相信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会产生如斯的感情，我只是觉得我们从缺乏感动的城市来到这里，这样的情景简直是对我们的嘲笑，嘲笑岁月让我们变得对一切麻木，变得对一切冷淡，变得对一切无所谓，失去了许多作为人的最纯洁的感动，却学会了圆滑世故功利贪婪等等等等”，“这让我觉得我们到这里来是洗涤我们的心灵的”。这样的自省带来的心灵震撼几乎是随时发生：在听到孩子们谈到对未来的幻想时，会突然感到惭愧：“我想过将来我是什么吗？我有这些幻想吗？或许我们在很多年前也有些这样的想法，不过我现在对自己的将来却毫无所知，而且不愿去知道。就这样让我们年轻的生命消逝在每天每天的平庸里，整天就这样飘来飘去，没有方向，漫无目标……。”在听到孩子真诚的歌声时，也会有莫名的感动：“这正是我心底最深处潜藏的一种期待，希望自己可以像他们一样，边走边放声歌唱，那么自然欢畅。而现实的我，早已失落了曾经的那份勇气和纯真，怯懦地在意别人的眼光和看法。来到顾沟，我想听他们唱歌。”

——正是回归到这块土地，中国的年轻的大学生看清了自己身上的“现代、后现代病”，开始了新的追求，有了新的情感。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”诗人艾青写于民族危难时刻的诗句，又久久地激荡着新世纪初年轻一代的心灵。

并且有了对中国教育，特别是大学教育的追问与思考：“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进程正在使我们的城乡差距逐渐地拉大，我们的教育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我们的教材一册一册地显示着城市化、西方化的内容，我们的媒体也在大肆渲染城市的魅力与乡村的贫

穷。教育没有教会孩子们如何改造农村,如何在土地上谋生,建设农村美好家园,相反教育却教会我们逃离农村。担负着提高国民素质的基础教育尚且如此,打着‘学术’旗号的大学教育更是进一步远离教育的初衷与实质。中国有 80%以上的人口在农村,然而真正研究农村、农民、农村教育的专家又有多少呢?大学里光怪陆离的课程,又有几门是专门讨论农村的呢?造成今日我们大学生五谷不分,与农村有距离感的不是别的,而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教育本身,我们的教育没有成为社会公平的平衡器,相反,却成为社会分层的复制机。”

自然,一切都在追问,思考,探索中,并没有结论,而且更多的还是困惑。——但我们又可以说,凡有思索的地方,就有希望。

这就是本书的作者在经过了农村教育实践以后,发自肺腑的真的声音,所提供的中国西部乡村教育的真实——

我们的农村教师,在无助的挣扎中坚守。

我们的农村孩子,在无奈中仍怀着期待。

我们的正在走向农村的年轻大学生,在困惑中开始思考。

中国西部乡村教育正面临着空前的危机,又孕含着新的希望。

让我们以直面这样的真实作为起点,持续不断地进行我们的探索与努力。

2005年12月2日—4日

## 阳光下的感动和希望

杨东平

2005年11月27日上午,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举行的志愿者交流会,是西部阳光行动两周年的一个纪念。正像以前的每次培训、出发和汇报一样,大学生志愿者充分展示了他们的理想和才华,是又一次青春的聚会、理想的聚会、阳光和爱心的聚会。

人们用语言和歌声表达最多的,是感动。

2004年夏天,在西部农村与大学生志愿者共同生活的日子,我也曾经历了密集感动。在甘肃何家山,大学生训练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男生礼让女生先进教学楼,男生夹道列队高喊着“*Lady first!*”看到这一幕,我的眼睛湿润了。人类文明的一声呼唤,经首都大学生的传递,化为黄土沟壑中清彻的童声。

在何家山小学一间教室的后墙上,张贴着五年级女生朱艳芳抄写的普希金的诗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:

假如生活欺骗了你,不要心急,不要悲伤!

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:相信吧,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。

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,现在却常是忧郁:

一切都是瞬息,一切都将会过去;

而那过去了的,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。

我难以抑制内心的震撼,眼泪又一次夺眶而出。在上个世纪70年代暗淡的日子里,这首诗曾给予我们怎样的慰藉。没想到,它仍在温暖着甘肃腹地一个农村的女孩!

共同的命运感将我们联系在一起。何家山有一个叫媛媛的小女孩,眼睛明亮,双颊通红,每天一大早就来到志愿者门外,围绕着大学生直至天黑。有时她会悄悄地塞给大学生几个枣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卢立涛说,仿佛看到了二十年前在山东农村的自己。在内蒙

古乌兰浩特的清晨,唤醒我们的是中国医药大学学生晨诵《论语》的朗朗书声。在星河浩瀚的夜晚,在土屋中与大学生围绕着促膝交谈,仿佛回到了知青岁月。在甘肃会宁,志愿者经历了严重缺水的考验,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洗脚洗澡,每日仅以湿纸巾擦脸。在宁夏顾沟,洪梅等学生冒着传染结核病的危险,“全副武装”不辞辛劳地为农民扎针治疗,她活泼生动的英语教学更是一绝……

对于西部阳光行动,我们仍然在总结和反思,探索行之有效的模式,不断提高我们的认识和行动能力。然而,不仅大学生志愿者,而且组织者和支持者内心都有一种深层的困惑:真的有用吗?真的能改变什么吗?今天,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比两年前更明确、更清晰。

作为桥梁和纽带,大学生志愿者可以通过支教支农,为农村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虽然这种帮助是十分有限、微不足道的,但是具体地救助一个失学儿童、建一个图书馆、修一个厕所、治一个病人仍然具有确定的重要价值。一个人和一万个人同样重要,一个婴儿和一个成人同样重要。没有对“这一个”的重视,就没有对“每一个”的重视,从而抽空了社会关怀的价值基础。也许,需要摒弃的恰恰是那种“总体解决”的宏大思维,似乎不能从整体上改变西部农村的面貌,不能根本解决三农问题,这种点点滴滴的努力就是无用的。正是这种貌似激进的思维消解了公民责任,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变得无足轻重、无能为力,从而助长了缺乏道德感的冷漠和犬儒主义。

更重要的,是大学生参与社会服务,帮助弱势地区、弱势人群的这一过程。对于许多志愿者,这不仅是一次挑战,而且是一次洗礼,他们的心灵和生活的方向发生了可以看得见的变化。有的学生从西部回来之后,甚至感到了愧疚和自责,有的学生多次返回山村,与农村和农村的孩子建立了持久的联系。从第一批志愿者中,已经产生了几位以乡村建设为终身追求的 NGO 骨干人才。

甘地说:“作为人类,我们的伟大之处与其说是能够改造世界,还不如说是我们能够改造自我。”感动是一种希望,感动是一种力量。在消费主义、享乐主义、利己主义甚嚣尘上的滚滚红尘中,播撒关爱和理想主义的种子,滋养悲悯和感恩的心,追求有价值和意义的人生,这种教育的价值,是可以现实功利来衡量的吗? 从中将生长出的爱和公正的力量,对



## 目 录

### 卢立涛 [ 002 ]

2004年7月15日—29日,作为北京高校西部支教队伍中的一名志愿者,我在甘肃省临洮县中铺镇湾腰子村何家山学校生活了两周,从启程前的憧憬、一路上的兴奋、踏入这片土地的激动到支教中的困惑、无奈与乡邻对话的疏离,再到熟悉后的亲密和离别的眼泪,这一路有很多收获,很多感动,很多辛酸,也有很多思考。

### 桂 欢 [ 014 ]

这里的孩子十分聪明,刘蕾师姐反复和我说,她万万没有想到这里的孩子能够在45分钟的时间内学会6个字母的大小写、12个单词以及一首完整的字母歌!

### 赵希婧 [ 024 ]

我忽然想起了书本上那句鲁迅的名言:

“当今的青年,应有一分光发一分光,有一分热发一分热,哪怕像萤火虫那样,也是有益的。”

我坚信,脚下的热土,是让年轻人有所作为的地方!

### 石用超 [ 030 ]

当我们将汗水挥洒在如血的夕阳下,完成了一天的教课任务时,这朗朗的读书声却汇聚成了响彻天际的宣誓,带着孩子们的本能和希望,我们这偶尔的配角似乎也常常掀起一场场的波动,充斥天宇的激昂也能有我的一份,想起来的瞬间,有不少的自豪感。

### 王亚琳 [ 037 ]

看完图片,我才发现我并不了解西部。我并没有看到恶劣的自然环境,以及在此条件下挣扎努力的农民和因为辍学而哭泣的孩子们。图片展中那一张张温暖稚嫩的笑脸,渴求知识的眼神对我有着无穷的吸引力。我决定要加入“西部阳光行动”,我要去支教!

面对这些,我想起了艾青的那句话,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?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。”真正的爱恋始自深刻的了解。随着在何家山时间的增长,对于何家山更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感情。对于这里的孩子来说,生活也许过于简单,幸福对于孩子们来说也许就是期盼下个学期可以交上学费不会辍学,对于父母来说也许就是下半年百合收成不错。孩子们也不会奢望有多么丰富的物质生活,但是,他们会在父辈建造的房屋里做着

能走出大山的梦！从何家山到兰州不过两个小时的车程，但是，对于能够真正可以走出大山实现梦想的他们来说，需要至少20年的时间。

我们走上讲台就成了乡村教师，带上听诊器就成了乡村医生，我们走进田间卷起裤管就成了地道的农民。不会忘记我们在百合花摇曳的田地耕耘，在繁星闪烁的夜色中思索，在山间和“嘴嘴”上纵情歌唱。

### 袁孝勇 [ 045 ]

经过这两天调查和了解，我似乎知道了他们都需要些什么了，但遗憾的是他们所需要的完全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做到的。我开始怀疑我们究竟是来发现问题的还是来为农民解决问题的。

我不想也不能批判这些村民们把我们如此的神化，对我们抱有这样的幻想。我知道他们的要求是很现实的，而这些现实的实现却是十分缥缈的。我们在没有来这里之前可能满腔热血、踌躇满志，一心想为村民们干些什么，总想改变点什么。而真正到了这里之后，我才发现我们的力量原来是如此的微不足道，我们对这一切是那么的无能为力、毫无办法，我们原来沸腾的热血全部变得苍白不堪，我们究竟是来干什么的？我们究竟能做什么？

### 鲁晓艳 [ 057 ]

我很久都不愿意说我被感动了，想保持淡然的时候，突然酸涩起来，一股热热的液体涌入眼眶，内心里的一酸一涩是那样的鲜活。似乎很多人披着流行的外衣批判流行，我也是。我不喜欢听人不停地：“我被感动了！被感动了！”于是安静地倾听，很多感觉是不能轻易说出来的。

### 李贺 [ 062 ]

家访回来以后，我就在想，在这个贫困的山区，孩子们上学每日里要走几十里的山路，脚上的那双小鞋都磨破了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很开心地来学校上课。渴了就在山里的泉边喝点水，饿了就拿出从家里带的馍馍吃几口。他们为的就是能多学些知识。山区的教育水平依然不容乐观，孩子们需要更加完善的教育。

### 西部阳光行 动编辑部 [ 064 ]

这一幕——我想，是我今生都无法忘怀的。

心中的感动惊讶惭愧内疚交织在一起，让我无法思考，思绪只能呆呆地停留在那一刻。洁净柔軟的被子上有农家特有的麦子的香味，其间流动的更是淳朴的孩子们的愛和

乡亲们的情。在生活中还从来没有这样一刻，让我觉得自己如此重要，又如此渺小。在闪亮的可以融化一切烦恼和不快的孩子的眼睛里，我读到的，是纯洁透亮的心灵。

来超  
[067]

多懂事的孩子啊，不是我亲眼见到，我真不敢相信，半支铅笔能陪伴地走完13个春秋，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手里的两支笔塞到了福花手里……

项泽华  
[076]

我第一次走这么险的路。脚下是干燥而又光滑的黄土，极易滑倒。而右侧就是十几米的崖面，自己不敢往下看，只好有意地左倾，尽量下蹲，小心翼翼而又心惊肉跳地往下行走。进入沟底，再往上爬的路更难走。路几乎就是直着上去的，村民在上面用锄或钎挖出一个一个坑来，作为台阶。

焦霖  
[081]

我问他：今天不放羊了吗？

他扬起头，很骄傲地说：马宝贵（他7岁的弟弟）去放了，他说让我来上课，让我歇一天。

马宝贵，就是那个经常流着鼻涕憨憨地笑的小男孩，如此可爱。

“野兔！”马宝山喊着，一溜烟地就跑下山去，一层层跳下梯田，转眼间就跑到山下的田地里，野兔在胡麻地里来回穿梭，我们在山上看得清清楚楚，宝山在地里看不到，我们喊到哪里他就跑到哪里，最后还是没能捉到。看着他狂奔的背影，我想这才是大山的孩子自然的孩子。

忽然，耳边传来了遥远的山歌。我猛地回头，看到宝山坐在对面的山头，靠着麦子，在唱，我看不清他的脸，但能感到，他在用力地唱。我有些呆了，只有一种感受——神圣。孩子的声音，野性沙哑地响彻整个山谷。

陈晓冬  
[092]

孩子天真的一面，永远写在他的脸上。

今天下课的时候，我问他为什么读书，他一脸茫然地看着我。他的表情告诉我，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，明白学习的真正目的似乎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。正当我迟疑时，他说：“我喜欢学习，学习多有意思啊！”

王鲁康  
[098]

我本想问大家：“有谁吃过布丁？”后来想想这样问似乎很不妥，便把问题改成：“有



**西部阳光行  
动编辑部**  
[ 106 ]

谁知道布了是什么？”一个女孩子怯生生地回答说：“就是衣服破了缝上去的布……”

突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。

可能是我的心底最深处一直潜藏着一种期待，希望自己可以像他们一样，边走边放声歌唱，那么自然欢畅。而现实中的我，早已失落了曾经的那份勇气和纯真，怯懦地在意别人的眼光和看法。来到顾沟，我想听他们唱歌。

**赵宾彦**  
[ 109 ]

其实之前我也听说过很多孩子不来上课的原因是在帮家里干活，但不知为什么，他们俩的出现一下子触动了我的心。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，像压了块石头，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，这是我来何家山第一次哭，这种感觉也是很多年都未曾体会的了。

**韩毓**  
[ 113 ]

我总会在不知不觉间被他们打动，又害怕如此的被打动。恍惚中掩饰着自己的感情。聪明可爱的孩子，温馨和暖的家，离开的路上回望地家整齐的泥墙瓦房，静静隐在茵茵绿树长草中，一柱青烟袅袅而上，化入碧蓝如洗的天空，好美。

**王赛**  
[ 121 ]

我能做到的，只是在日记在列出他们的名字：朱德芙、康星圆、马磊和、康开庆、朱培众、张开元、马俊萍、朱丽丽、马和平、石惠珍……

我只想和他们说：孩子们，姐姐已经把心留在了何家山。

**金梁**  
[ 125 ]

他给我说了几个数字：13、31、103、134、4。我不懂，他就对我解释说：“13——从1992年至今我已整整工作了13年；31——我今年刚好31岁；103——我现在的工资每月应该为103元（实际上已经在2004年底停发了）；134——我教出的学生有134名；4——我的学生中有4名考上了大学。”

**项泽华**  
[ 136 ]

会宁县教育局局长曾和我们说过一句话：在会宁，我这个教育局长没有多少人知道，但是那些优秀的老师，全县人那个不知道啊！

**谢李韬**  
[ 139 ]

马岩笑了笑，说：“我也不是钢铁之躯，说我一直坚守着信念，没有动摇过，那是假的。”就在那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，看着破烂不堪的学校，想着希望渺茫的前途，感受着